

第一节 疯子回来了

晓燕就这样在大火中丧生。也许对她来说，这也是一个不算太坏的结局。死去的人或许会得到解脱，比死亡更可怕的却是活着的人的痛苦。双久伤心欲绝，把自己死死关在屋子里，好长时间也不出来，谁叫都不应声。双扬担心着弟弟，一直敲着门，好说歹说，什么话都说尽了，双久也不理不睬。双扬素来最疼这个弟弟，看他现在伤心成这样，十分着急。好不容易，双久把门打开了，却不是因为双扬努力的缘故，而是要去殡仪馆参加晓燕的遗体告别。

双扬劝道：“别去了……全跟木炭似的……你会受不了的……你就永远记住晓燕美好的样子吧……”

双久看着双扬，眼睛通红，大声抱怨说：“都怪你！都怪你故意为难她！如果我们去看电影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！！”

双扬看着弟弟憔悴的脸，心疼不已，说：“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！如果你埋怨我会好受一点，你就使劲骂我吧！”双久没理她，转身就走了。

双久深爱着晓燕。晓燕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了。几天之间，他仿佛变了一个人，除了闷在屋里，就是出去借酒浇愁。

白梦在酒吧里陪着双久，看着他狂饮，却不知该怎么安慰他。

双久神色痛苦地说：“……白梦，你说这人生是不是也……太无常了，好好的一个人……说没就没了……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操他大爷的……”

白梦看他已经醉到不成人样，抢过双久手中的杯子，说：“双久你别再喝了，你已经喝得够多的了……”

双久又把杯子恼火地抢回来，说：“喝酒怎么了？再不让我喝，我非憋死不可……不瞒你说……我还想吃摇头丸呢！！”

白梦说：“双久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再进一次戒毒所，你就彻底完了……人死不能复生，你总不能把自己再搭进去吧？”

双久也不说话，只顾喝酒，直到烂醉如泥时，白梦才把他送了回去。

双扬看见双久醉得不省人事，很是难过，把双久扶回屋后，对白梦说：“白梦，谢谢你啊……”

白梦说：“大姐你还是得盯着他点，我担心他的心理承受力，搞得不好，他要是复吸，那就全完了……刚才还吵着要吃摇头丸呢……”

双扬心力交瘁了：“我真的是要崩溃了……”等到白梦离去后，双扬久久地凝视着昏睡的双久，心急如焚，又无计可施。她慢慢地走到院子里，一个人坐在台阶上抽烟，看着黑暗中明灭闪烁的火光，她发着呆，心里不知道向谁求助。

双扬没有渡不过的难关。黑暗之中，她的眼睛突然一亮——她想到了一个人。

疯子回来了。当她提着行李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，迎接她的是双扬。双扬好像

是看到了救星一样，跑到疯子跟前，抢过疯子手中的行李说：“收到我的信了？”

疯子见到双扬，很高兴：“收到了，你干嘛那么客气，还给我寄了火车票？”

双扬兴奋地说：“不是客气，是怕你不愿意回来……你要真的是不来，我会跑到乡下去找你的。”

疯子有些不好意思也有些不自信，说：“其实对双久来说，我没那么重要。”

双扬用哀求的眼神看着疯子，说：“……我知道挺委屈你的，就算你帮大姐一个忙吧。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……就你的话，他可能还听得进去。”

疯子感慨道：“真想不到晓燕会发生这样的意外……”提到晓燕的事情，双扬也禁不住自责和难受——关键是双久为此深深地埋怨着她，而这是她最难以忍受的。

双扬把疯子接回家里，疯子也顾不上休息，就去看双久。双扬带着她进了双久的房间，看到双久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。

双扬担心地说：“他发了三天烧，到现在还没有退下来。”

疯子一看，比双扬还焦急，说：“为什么不看医生呢？”

其实，双久不是没有看医生，而是看了也没有用，因为医生查不出原因来，只说他可能是心情极度悲伤，加上酗酒造成的身体机能紊乱，要家人在生活上多照顾他。疯子摸了摸双久的额头，发现很烫手，问道：“家里有酒吗？白酒？”双扬不解。疯子说：“记得我小时候，也是高烧不退，我爸就用白酒擦遍我的全身，我出了一身大汗，烧就退下来了……我想给双久试试。”

双扬猛然醒悟，说：“我也知道这种土办法，我去拿！”

在双扬去找白酒的时候，双久迷迷糊糊地醒了，看见疯子，突然坐了起来，一把抱住疯子，把疯子吓了一跳，双久却浑然不觉，说：“……晓燕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……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烧死了……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……”

疯子一言不发地抚摸双久的头发，忍不住伤心落泪，既为双久和晓燕，也为自己。

双扬找来白酒之后，疯子把白酒倒在毛巾上，擦遍了双久的全身。双久终于开始出汗，而且是大汗淋漓。疯子又打来热水给他擦澡。等双久好一点之后，疯子又给他熬粥、亲自喂给他喝，一直精心地照顾着他。

等到终于差不多康复了，双久就坚持要祭拜晓燕。

疯子和他一起来到了晓燕的墓前。看着简易的墓碑上“雷晓燕之墓”几个字，两个人都很心酸，各把一束鲜花放在了碑前。疯子对着墓碑说：“晓燕，我把双久给你带来了，你们好好聊聊吧……”说着看了看双久，走到了一边。

双久独自坐在碑前，眼泪又流了下来，说：“……晓燕，你走了以后，我去了好几次狂野派对，真想靠摇头丸摆脱所有的烦恼……可我一想起我们第一次分手时

你绝望的眼神，我想我就是为了你也不能再碰那东西了.....

“疯子从乡下赶来了，我知道她是为了我，也为了你.....她的话其实很少，可是一看到她忙碌的身影，我就觉得我特别对不起她，我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善良、善解人意又肯付出的女孩.....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她总是默默地出现在我的身边.....她叫我振作起来，好好生活下去，才能告慰你的在天之灵.....”

“晓燕，我们的爱太难了，但我终身都不会忘记，我们曾经爱过.....”

疯子在双久最困难的日子里照顾着他，安慰他，让双久的心情渐渐好了一些。这些双扬都看在眼里。

疯子住进了她原来的房间，这天正打扫着卫生，双扬提着拖把和桶进来。疯子一看，赶紧说：“扬扬姐，还是我自己来吧，你昨晚忙了一夜，赶紧睡觉去。”

双扬说：“这些天，你就收拾出一张床来，一睁眼就为双久忙，我心里真过意不去。”

疯子抢过拖把，说：“我没事，你快去睡觉吧！这个月的房租.....”

双扬说：“你再跟我提房租我跟你急啊！”

疯子只好不提房租的事情了，双扬这才回屋休息去了。

疯子继续打扫着，正在擦着窗户，白梦来了，还是那样大大咧咧又自作多情，一看见疯子就说：“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，要不是双久给我打电话，还真不知道你又回来了。”

疯子见到白梦也有一点再见老朋友的亲切感觉，说：“我这儿挺乱的，你随便坐吧。”

两人聊了起来。白梦问疯子在工作上有什么安排，还回不回报社。疯子说：“不回了，我准备当自由撰稿人。”白梦又扯起来：“也好，咱们两个人一块努力，过上小康的日子是不成问题的。”

疯子一脸严肃，说：“白梦，你给我写的信我都收到了，我给你回信不是也说了吗？我们两个人不合适.....”

白梦说：“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挺合适的，除非你另有所爱。”

疯子很清楚地说：“我就是另有所爱。”

白梦一愣，问：“谁？我认识吗？一定是你们编辑部的那几个穷酸文人.....”

疯子反问：“你不是穷酸文人？”

白梦又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们也不要到一块儿就吵，反正我绝不放弃。”

对白梦这种人，疯子跟他讲不清楚，只能不予理睬。

双久慢慢振作起来，开始有勇气重新面对生活了。他还有他该做的事情要做，尤其是疯子的出现，又让他在悲痛之余想到了曾经对疯子的承诺：把《上帝之手》出版出来。

一切还算顺利，双久和一家印刷厂关于印刷《上帝之手》的合同签了下来。厂长一边签着合同一边说：“行啊，只要你们的第一笔印刷费到了我们的帐上，我们就可以发排了，质量方面你们可以绝对放心。”双久的合伙人赶紧答应着。双久说：“厂长，你签了合同还不放心啊？我看现在就可以排版了.....”说着把《上帝之手》的稿件推到厂长面前。

厂长诉起苦来：“双久啊，我们是小本经营，现在的生意又越来越不好做了，我也只能不见鬼子不挂弦儿.....现在仓库里还有好多白印的书，你说能当吃还是能当喝？”

双久的合伙人说：“我理解，我理解。不过厂长，这本书肯定卖钱，到时候让你一印再印，你就该笑了。”

双久说：“听见没有？不是我一个人说好吧？”

厂长苦笑着说：“但愿我能笑出来。”

可就在这时，白梦也找到了出版这本书的另一个渠道。这天，白梦在鸿运楼大酒店安排疯子和一个书商见面，声称这个书商是本市最大的书商。这位姓冯的书商一见疯子就说：“早就听说你了，特别是白梦，还把你隆重推出.....”白梦点完菜，安排好酒席之后，跟疯子说：“老冯来找我们，是为了一件事，他想做我们的《上帝之手》，他很看好这部作品.....”老冯财大气粗地说：“对，价格方面你们开，订金我都带来了。”说着就从包里拿出一摞钱。白梦一看，眼睛一亮。老冯吹嘘说：“不瞒你们说，我做书做得好，全凭有眼力，别看我读书不多，但是我知道什么书好卖。”

疯子却说：“可是这本书，我们已经答应别人了.....”白梦在下面踢了疯子一下，疯子倔强地说：“你踢我干什么？本来就答应别人了嘛。”

老冯问是哪家出版社，白梦赶紧掩饰说：“这些都还没影儿呢，就是答应过来双久，也没签什么文字合同。”

老冯说：“这人我听说过，不是吸毒吸垮了吗？”

白梦说：“那倒也不至于，不过他也是实力有限.....”

疯子听两人这样议论双久，心里很不好受，说：“可是我们都是他很好的朋友，他也在为这件事四处奔波，总得跟他谈一谈，如果他决定放弃，我们再.....”

老冯说：“一听说有人抢，他还会放弃吗？白梦说得没错，现在做事情，讲的是实力，什么朋友啊，面子啊，这些都是虚的.....”

疯子试探着问：“那你的意思是.....”

老冯说：“我们现在就签合同，你们把订金拿去，至于怎么把那头推掉，就是

你们自己的事了。”

白梦赶紧说：“我觉得这样可以，干净利索。”

疯子却说：“我觉得不行，这样做也太没有信誉了。”

白梦知道疯子的脾气，下苦功劝道：“双久并没有跟我们签合同，我们也没拿过他一分钱。这件事根本谈不上信誉问题...”

疯子火了，打断他说：“白梦，你不要见钱眼开，我们答应双久本身就是一种承诺。”

老冯看看白梦，又看看疯子，十分尴尬，说：“这样吧，你们俩再商量商量，只要一决定，我马上送钱过来。”说着把订金收回去了。

白梦又是生气又是惋惜，疯子却像没事似的。可是两人一提起这件事来，难免又会吵得不可开交。出了酒店，白梦和疯子走到街心公园里。这里本来是谈恋爱的地方，可这一男一女却吵开了。白梦大声嚷嚷：“... 我见钱眼开？就算我见钱眼开也没什么错！我们又不是有钱，好不容易来这么一个机会，这可是到嘴的大肥肉...”

疯子说：“我也不是跟钱有仇，可是这件事，总得跟双久说一声吧？”

白梦说：“说一声他还会放过我们吗？没有订金，没有钱，还不是得让他出！”

疯子说：“那我们答应的事，总不能说反悔就反悔吧？”

白梦说：“疯子，我是很欣赏你的男人气概，可是当今社会，向金钱低头也不可耻啊！”

疯子说：“当然不可耻，可是友谊和金钱同等重要啊。”

白梦说：“天下哪有那么两全其美的事！”

疯子质问道：“白梦，你还算是双久的朋友吗？晓燕刚死，他心里的创伤还没有平复，好不容易振作了起来，天天都在跑出书的事，我们连吭都不吭一声就把书稿卖给了别人，你这么做，自己心里那一关能过去吗？”

白梦想了想，酸溜溜地说：“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啊... 对了，你在戒毒所时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... 你这么替他着想，完全不顾我们自己的利益，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”

疯子一时语塞。白梦也没当一回事，只是说气话：“如果不是，那你太让人难以理解了。”

疯子突然说：“对，我就是爱上他了，请你不要做伤害他的事。”说完走了。白梦一听，站在原地，完全傻了，不一会儿，他一拍脑门儿，自嘲地苦笑起来。

白梦不甘心让到手的钱财就这样飞了，而且既然疯子喜欢双久，他就更不能让自己的情敌事事顺心。他也不和疯子再商量，径直到双久的书店找到双久。双久正

在打电话，说：“... 内容提要看了吧？很精彩？废话，当然很精彩。很多人都看好《上帝之手》这本书，预订了不少，你们打算怎么样...”说着，电话机被一只手按下去了。双久很奇怪，一回头，见按电话机的是白梦，骂道：“白梦，我操你大爷的...”

白梦却脸色铁青，一点也不像开玩笑：“我操你——大爷的！来双久，我告诉你，不许你出《上帝之手》！我撤稿！！”双久没反应过来，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白梦说：“我说的又不是英语！你怎么连中国话都听不懂了？《上帝之手》我已经卖给别的书商了，你不能出这本书。”双久不敢相信，说：“我印刷费都打给印刷厂了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白梦问：“我们之间有合同吗？”

双久说：“可是你是答应过我的，咱们跟疯子一块谈的...”

白梦说：“别提疯子，她没有一字之功。”

双久全糊涂了：“你怎么回事？是你自己亲口跟我说的，这篇文章大部分是疯子写的...”

白梦叫道：“我现在也亲口跟你说，这本书不关她的事，著作权是我一个人的。我想给谁出就给谁出！！”

白梦说完就走了，剩下双久一个人站在原地，目瞪口呆。

双久反应过来之后，飞跑着回去找疯子，一见疯子就问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把我都给搞糊涂了...”

疯子淡档地说：“一个姓冯的书商要出高价买《上帝之手》，我不同意，事情就变成这样了。”

双久傻了：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
“就这么简单。”

双久恨得牙痒痒：“他妈的白梦也太不够意思了，把我们俩全晾这儿了。”

疯子却平静地说：“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。”

双久说：“你准备告他吗？我指的是白梦，他等于侵吞了你的劳动成果。我可以做你的证人。”

疯子说：“算了，我还有手，有脑袋，我相信我能写出好作品来。”

双久气愤地说：“我真想不到白梦还有这一面...”

疯子说：“虽然我不喜欢他，但还是不希望他暴露得这么彻底... 这样也好，他再也不会纠缠我了。”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## 第二节 洪涛的医药费

可是双久已经为这本书投入了成本，也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不做了。他又到白梦家找他，使劲敲门却没人回应。双久气得擂起门来。白梦狂骂着“我操你妈的来双久！！”把门打开，马上就转身回去，懒洋洋地靠在躺椅上喝啤酒抽烟。双久走进屋，很不快地说：“你干嘛老是躲着我？我到处找你！”白梦态度非常恶劣：“我不想见你行不行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又不是电影明星！”

双久气势汹汹地说：“白梦，我看你是莫名其妙，你要把《上帝之手》给别人，就算我心里不痛快，但我可以想通，因为人家给的钱多嘛，我们再是朋友，金钱面前人人平等。可是你总不能因为有人出高价要这本书，你就把疯子一脚踢开，完全不顾她也写了这本书的事实吧？我觉得你这样做也太不像你了，更不像个男人...”

白梦拍着手说：“好哇，好哇，她维护你的利益，你替她打抱不平，你们真是心心相印，天设地造啊，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”

双久愣住了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白梦的火气一冒三丈：“我怎么说什么你都听不懂啊？还是读书少啊.....来双久，你也不用装糊涂了，你跟疯子什么时候暗渡陈仓的，我也不想知道，可你们总不能把我当傻小子耍吧？”突然哽咽了，“你不是不知道，我为了追疯子，花了多少心血？像我这种喜欢半途而废的人，能这么长时间地喜欢一个女孩儿，连我自己都感到震惊.....可是你呢？何德何能？简直就是一块废物点心，晓燕在的时候你有晓燕，晓燕不在了你又有疯子，你夺我的心头之爱，你他妈的够朋友吗？”

双久一时不知如何解释，说：“你胡说什么？她是我的好兄弟，我跟她之间什么都没有！！”

白梦又气愤又难受，说：“算了吧双久，你也不用跟我演戏了，那天她亲口对我说的，爱你#####的就是你！”

双久一听，呆如木鸡。

白梦沮丧地说：“你也不想想，她凭什么在戒毒所陪你戒毒？凭什么晓燕过世，在你心灰意冷的时刻出现在你的身边？凭什么有人高价买我们的书稿，她非坚持给你.....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对，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.....”说着又猛喝起酒来。

双久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双久自打知道了疯子对自己的感情后，觉得很尴尬，处处避着疯子。这天，疯子从屋里出来，正好看见双久走进院子。双久一见疯子扭头就想溜。疯子忍了这么多天，终于忍不住了，大喝一声：“双久，你给我站住。”

双久吓得站住了。

疯子说：“你为什么见到我就跑，而且不止一次了，难道我是鬼吗？”

双久吞吞吐吐：“.....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.....”

疯子说：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来双久，我告诉你#你不想见我，我也不是每分钟都想见到你！”说完自己先走了离去。

双久傻傻地看着她的背影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疯子尽管为双久的态度挺不是个滋味，却还是不得不忙着自己的事情。她要做个自由撰稿人，原来的报社在得知她回城之后表示希望她回去，但她没有，因为她已经为自己选择了自由写作的道路。

疯子一向虚心求教。她把新构思的小说大纲刚写出来，就请求编辑部主任给她一些指导意见。主任把疯子请到他的家里去详细商量。

主任一见她就笑着说：“我可已经恭候多时了啊。”

疯子不好意思，说：“看你说的，主任，是我打扰你了.....”

主任说：“先说句题外的话，疯子，你重新杀回来，为什么不肯回编辑部呢？”

疯子说：“可能是因为创作的冲动吧，每天上班，写作时间就太零碎了。”

主任说：“也对.....不瞒你说，收到你寄给我的小说大纲，我还真觉得意外，我既不是名家，也不是大家，怎么可能指导你呢？”

疯子说：“您这么说就太谦虚了，您毕竟是报界前辈，而且国文底子深厚，点滴指教，说不定就是我一生将为之奋斗的文学道路。”

主任感慨道：“如今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实在是太少了.....”

疯子很谦虚地说：“主任过奖。”

主任这才说：“那我就不客气了.....”说着拿出疯子的小说大纲，说“总的来说，还是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，首先，你说说题目为什么叫《稻草人》？”

疯子说：“是暗指主人公是一个在城市里毫无根基的人，就像麦田里的稻草人一样，被插在哪里，就在哪里风吹日晒，过着人微言轻的日子.....”

主任说：“这个主题我觉得很好，但是有两大方面的问题，一是结构，这是故事的支架，搞不好，故事也会出现塌方.....第二个就是整体的调子偏灰，我的意思恰恰不是政治方面的，而是审美方面的.....”

主任坦率而有见地地说着，疯子认真地倾听，受益非浅。

洪涛在看守所里等候着开庭。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，一向软弱的他成天提心吊胆着。好不容易盼来了吕艳红的探望，要见到她之前，他很高兴，甚至很激动。



吕艳红还保持着她惯有的冷静，在接待室里面无表情地等待着洪涛的出现。当身穿囚衣的洪涛被人带了进来的时候，吕艳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短短的几天里，洪涛的头发白了一半，不仅剃了平头，而且胡子拉渣。吕艳红看着洪涛颤颤危危地坐下来，感慨地说：“.....真没想到我们还没有开始，就已经结束了。”洪涛敏感地问：“艳红#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吕艳红看了一眼洪涛，声音平静得近乎冷酷：“你说是什么意思？洪涛，我们完了，这还不清楚吗？”洪涛眼睛里是深深的恐惧：“艳红#我们好歹也是夫妻一场，你总不能这么快就.....”

吕艳红啪的一拍桌子，厉声说：“洪涛，你少来这一套！我问你，你的公司又不是没钱，为什么要用废弃的旧电线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！你胆子怎么这么大？好，我们不说给别人装修，就说你送给我的钻石戒指.....”说着把戒指从指头上脱下，说“你老实说这是钻石的吗？”

洪涛一看，马上就要向天发誓，保证这是钻石。

吕艳红破口骂道：“放你妈的屁！我昨天去做了鉴定，是二百五十块的立方氧化锆.....你干脆买个有机玻璃算了！还有你给小家伙买的长命锁，也不是纯银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其实最聪明的是你老婆来双瑗，成功地把你这个假冒伪劣男人转让给我了！我吕艳红聪明了一辈子，就是在男人的问题上瞎了眼.....好了，跟你说这些也是白说，我的律师会来办理离婚手续的。”说完站起身来。

洪涛一听，顿时蔫了，绝望地看着吕艳红，哀求着说：“艳红，你别生气，都是我不好.....我，我搞小作坊搞惯了，不这么干赚不了钱.....你就算看在孩子的份上原谅我这一次，我相信你有办法把我保释出去，从此以后，我一定老老实实地做人，你就再给我一个机会吧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孩子的父亲啊.....”

可是吕艳红不是双瑗，她是一个作了决定就绝不会因为心软而改变的人，确切地说，她是一个不会心软的女人。她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少给我提孩子！我绝对不会让他知道他有一个这样的父亲！”说完转身干脆利落地走了，只留下一个冷冷的背影让洪涛的眼光绝望地追随着。

洪涛被吕艳红抛弃了，这个时候，他想到了双瑗，但是双瑗没有去看他。洪涛简直要绝望了，而更糟的是，他的身体又出问题。

这天，双瑗在新久久饭店里和已明显大肚子的九妹忙碌着。第一看守所的杨管教找到了双瑗。他讲明了来意，说：“.....事情是这样的，洪涛被判了无期徒刑，这当然跟你都没关系了，因为你只是他的前妻。不过最近这段时间，他被诊断出急性肝坏死，病情很严重，所里研究之后也同意他保外就医.....”

双瑗一听，还是有点担心，但嘴上却冷冷地说：“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，他是有老婆的呀。”

杨管教导说：“他是有老婆，可是在他进了看守所一个礼拜之后，他老婆就跟他离了婚。我也专门去拜访了他老婆，他老婆的态度很坚决，就是不肯收留他，他的公司已被查封，他的确是没地方可去了，又没有脸来找你.....所以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.....”

双瑗为难地说：“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，总得叫我想一想吧？”

杨管教导说：“当然当然，我们也不是想卸包袱，但你也知道，我们不光条件有

限，经费也有限……再说，一个人犯了法，判刑就是对他的惩罚，并不等于说，有病都不给他治。你说是不是？来双瑗女士。”

双瑗茫然了，往事都涌上了心头，让她什么都想不清楚，只觉得心里乱得难受。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九妹看她这样，在旁边陪着双瑗。双瑗站在窗前默默无语，九妹坐在双瑗的单人床上，看着她的背影，说：“……我看他这是报应！你想想他做的那些事，有哪一件对得起你？他好的时候，根本不管你的死活，现在他倒大霉了，那个坏女人倒跑得挺快的……”双瑗没什么主意，说：“说这些干什么？你就说我怎么办吧。”

九妹说：“如果是我，我就不管他！！反正你们也离婚了，而且又是他对不起你。你不管，谁也不会说你什么……”

双瑗犹豫着说：“可是……”

九妹说：“还有什么可是的，双瑗姐，你想想看，他这么重的病，要是一下死了还好，如果不死不活地拖着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也会把你拖垮的！”

双瑗的神情却更加茫然了。她想不清楚，什么都想不清楚。她走了出去，一个人神情沉重地在人行道上走着，眼神空洞无物。不知不觉间，她走了很远，等她一抬头，发现已经到了原来的家门口。她犹豫了一阵，走了进去。这里已经面目全非，过去的温馨家园已不复存在，到处都是尘土和蛛网。墙上还有双瑗主持节目的工作照，相片里的她神采飞扬，和现在判若两人。她记起了和洪涛曾经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双瑗又来到了卧室，打开衣柜，看到很多蟑螂四处逃散，吓得她尖叫起来。她又沮丧地坐到了床上，愣了半天，想起了洪涛与吕艳红结婚时的情景，突然起身把所有与洪涛合影的照片摔在地上，镜框的玻璃碎了，她拿起照片撕得粉碎。抬头，她又看到了双人床上方的一幅制成油画效果的大幅婚纱照，上面的洪涛是那么的英俊，双瑗也含羞可爱。双瑗毫不犹豫地地上前把它扯下来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古色古香的画框被摔断了。双瑗像疯了一样，从厨房拿来菜刀，剁烂了整幅照片。

尽管生气，尽管伤心，双瑗却永远是双瑗。最后，她还是心软了。她开着农夫车，从看守所把洪涛接出来了。当她看到洪涛时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洪涛被人搀扶着出来，面色苍白，头发胡子凌乱不堪。双瑗心里惊讶和难受，但只是阴沉着脸，把他扶上了买菜的农夫车，带他理了发刮了胡子后，送他回到家里。家里的房间已经收拾干净了。双瑗提着新买的日用品和洪涛进去后，关上了门。

双瑗突然说道：“洪涛……”洪涛不自觉地：“到。”双瑗面无表情：“我跟你已经是恩断义绝，如果不是杨管教来找我，也轮不着我来管你的事……我同意你回来，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这么做的，希望你不要想偏了，更不要胡思乱想……今晚你就住在客房吧……”洪涛羞惭难当：“是，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

当天晚上双瑗睡在卧室，洪涛睡在客房。双瑗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而洪涛似乎因双瑗最终收留了他而放下心来，睡得很踏实。双瑗起来，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香烟和火机，但只抽了一口，就咳了起来。

洪涛的病其实很厉害，安安稳稳地过了一夜之后，就犯起病来。双瑗急忙把他送到医院。医生检查了洪涛的病情后，问双瑗：“请问患者是你的什么人？”双瑗说：“前夫。”医生说：“那么好，你前夫必须马上住院治疗。”双瑗问：“他的病很重吗？”

医生神情严肃，说：“很重，他这种爆发性的急性肝坏死，一点不亚于肝癌晚期，而且已经开始有腹水，随时都可能肝昏迷，是非常危险的。”

双瑗不敢相信：“可是他原来的身体一直不错。”

医生说：“这太有可能了，但不管一个人多么健康，身体内都会有一些疾病的隐患，在遇到巨大的精神障碍时，或者极度的疲劳，都有可能引发病变。”

双瑗只得说：“那就住院吧。”

医生说：“好吧，你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，还要交部分押金。”

双瑗问：“大概是多少钱？”

医生说：“你如果没带够钱的话，就先交八千吧。”

双瑗脱口而出：“这么多...”

医生：“你要有思想准备，如果用进口药的话，还要贵。”

双瑗无奈地看着医生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不管经济上还是精神上，这都让双瑗很难承受，她的情绪彻底低落下去。

在新久久饭店里，正值晚市前夕，还没有客人，因此大伙都在做准备工作。双瑗和九妹在餐桌前擦着高脚杯。双瑗动作缓慢，双眼直视，说：“... 真想不到医院这么圣洁的地方，其实是一个食钱怪兽...”

九妹说：“食钱怪兽？这我倒第一次听说，可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，我们穷人是死得起，病不起。”

双瑗很是为难：“我把存折里的钱都取出来了，可是根本顶不了多长时间...”

九妹突然问：“双瑗姐，我想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... 你是不是还爱他...”

双瑗摇头，说：“正相反，我的心都被他伤透了。”

九妹不解，道：“那你为什么...”

双瑗说：“毕竟曾经爱过他，看到他现在这么惨，看不下去...”

九妹问：“那他把你的钱花完了怎么办？”

双瑗茫然地摇头，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洪涛依然病着，住在医院里。每天的医药费和住院费等一应花销大得惊人，双瑗苦苦支撑着。

医生告诉双瑗，他的病情算是稳定下来了，因为给他制定的治疗方案比较及时。主任医生认为只要病人积极配合治疗，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诊治洪涛的医生告诉洪涛：“你能有今天的疗效连我们都很吃惊，说句老实话，你前妻真是个好入，她

对你算是竭尽全力了... 有些两口子，看到这么高昂的医疗费用，都决定放弃了。”洪涛听了，也不知说什么好，只是悔恨交加，眼中含泪。

双瑗不但要负担医药费用，还要照顾洪涛的饮食起居，也够她受的了。这天，洪涛正躺在床上看书，双瑗走了进来，把一小暖瓶的汤放在床头柜上，然后卷起洪涛换下的脏衣服放进包里，转身就要走。洪涛从她进来的时候开始就一直看着她，但双瑗却没有看他一眼。洪涛见双瑗要走，突然一把抓住她的手，说：“双瑗，我求求你，跟我说句话吧...”双瑗冷冷地说：“你把手放开。”

洪涛赶紧放开手，难过不已，说：“我看着你这样一声不响地忙来忙去，又花钱，又要照顾我，心里真是... 双瑗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该死，死有余辜！你骂我吧！你讥讽我吧！嘲笑我吧！这样我的心里会好受一些... 我求求你了...”说着起身跪在床上。

双瑗还是冷冷地说：“你有病，就好好治病，越做出这副样子，我会越憎恨你...”

洪涛跪着趴在床上，低垂着头，一副虔诚悔罪的样子，说：“可是我每一天都在接受良心的煎熬... 是的，我根本不配提良心这两个字... 我也是落到了这个地步，才发现...”可是双瑗没有听他说完，早已经走了。

双瑗来到医院收费处交费，一共是三千八百六十二元。双瑗几乎拿出了身上所有的钱，还是不够：“对不起，还差两块钱...”收费员见到双瑗身后的人龙，无奈说：“算了，算了...”双瑗又是尴尬又是感谢，说了声谢，拿着清单离去。

双瑗的生活压力太大了，在她最艰难的时候，她不由得想起了一个人，一个她从小就依赖着的人。

双扬在自己的房间里收拾停当，看看时间还早，点着一支香烟，悠闲地抽起来，却听到双久在外面喊：“大姐，大姐...”双扬说：“什么事啊双久，进来吧。”双久进了屋，刚要说话，一眼看见梳妆台上男式名牌的纸袋，好奇地抽出里面的衬衣，在身上比了比，说：“姐，是给我买的吧？”双扬说：“去你的！”双久笑了：“我就知道是给卓雄洲买的，看来我是不用找他谈话了。”双扬说：“我看你有空，还是找疯子好好谈谈吧。”双久一听，不太受用，说：“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...”双扬问道：“有眼无珠的家伙，你找我什么事？”

双久这才说：“对，我差点给忘了... 一大早我就看见二姐来过一趟，你在睡觉，她没敢敲门，刚才又见她在院子里转，我问她什么事她又不肯说，可能是找你的...”

双扬一听，拨开窗帘，果然看见双瑗在院子里徘徊。

双扬愣了一愣，说：“你叫她进来吧。”

双久把双瑗叫了进来，双瑗很不好意思面对双扬，但她还是把洪涛的事情和自己目前的情况全说了出来。双久一听，惊讶不已：“... 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借钱给他看病？二姐，你没有搞错吧？洪涛他不仅对不起你，还害得你和大姐失和，而且就是这个混帐王八蛋，用假电线害死了晓燕！！二姐，你不要对我说你对他还有感情啊！！”

双瑗说：“我跟他已经是恩断义绝，他也是罪恶滔天，可他已经被判了无期徒刑，没收了所有的财产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，这些惩罚都是罪有应得，可他就是犯了天大的事，也还是一条生命，总不能不治病吧...”

双扬铁青着脸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崩溃！我没有钱借给他治病，让他去死吧！”

双瑗看着姐姐的态度，一言不发。双扬又生气又心疼地说：“双瑗，拜托你醒一醒好不好？我又不是提款机，你知道我是最疼双久的，可他需要印刷费，我都没法帮他... 你向我借钱去给那个狼心狗肺的人看病，亏你想得出来！”

双瑗面有难色，说：“我知道姐姐也不富裕，我想把新久久饭店押给你...”

双扬眼睛一瞪：“谁要你的新久久饭店？再说你没了饭店，靠什么生存？”

双瑗低声说：“我给姐姐打工...”

双扬怒气冲天：“你既然能给我打工，为什么还要那个新久久饭店，当初怎么劝你你都不听，让整整一条街的人指指点点笑话我？你给我滚！！”

双瑗低着头往外走，走到院子里，双扬却追了出来：“你给我站住...”双瑗停住了，回过头来，看见双扬咬牙切齿说：“谁叫我是你姐姐！”说着把一万块钱摔在双瑗身上。钱像雪花一样飞舞着，落了一地。双扬跑回屋里失声痛哭。双瑗默默地蹲下身来，一张一张地捡起地上的钱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  
下一节 回目录

### 第三节 烦心事

卓雄洲下班回到家中，进了屋，打开灯，却意外地发现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抽烟。卓雄洲吓了一跳，看清楚是谁了之后，在双扬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。双扬没有说话，注视着卓雄洲，看出他有心事。双扬问：“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而且每次约你都说没空？”卓雄洲没有说话，只是叹息了一声。双扬急了：“有什么事你就说嘛，天又塌不下来。”

卓雄洲犹豫了一阵，才说：“... 我老婆打电话来，说要带着孩子回国... 她说她什么都可以不要，也要保住这个家...”

这太让她意外了。双扬愣住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可是卓雄洲的烦恼远远不止如此，还有一些事情他也要操心。

一天傍晚的时候，来崇德把卓雄洲约到工地上来。两人进了临时工棚后，卓雄洲有些奇怪：“为什么白天不给我打电话？”来崇德说：“白天我根本不敢到工地上来，更不敢约人过来...”卓雄洲颇为诧异问他为什么。来崇德这才说出事情的原委：有一个建筑队非要他把这个工程转包给他们，价钱没得商量，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。卓雄洲一听，不禁气愤，大声说：“会有这种事？你们不答应，不签合同，他们又能怎么样？”

来崇德说：“这个大河建筑队是有黑社会背景的，我怀疑他们根本就是串通一气，我早就听说过他们... 真是是祸躲不过，这次的工程太大了，他们眼热，开始动我的脑筋，一伙人喊打喊杀地来找我，我不肯，他们就打我的工人，截我们运沙运钢筋的车... 我吓得不敢到工地上来了，他们就把电话留在墙上，”说着指着墙上的白石灰写的电话号码，“还有恐吓信...”来崇德把信递给卓雄洲。

卓雄洲看信之后，问：“为什么不报警呢？”

来崇德说：“你也不想想，他们要是里面没人，敢这么干嘛？”

卓雄洲陷入了沉思。

来崇德说：“我也不是不想息事宁人，这种事是谁碰上谁倒霉，可是大河建筑队哪儿有一个像样的工人，一没手艺，二没文化，就能打打群架... 这搞出豆腐渣工程来，我怎么向你交待呢？而且我们谁都负不了这个责啊！”

卓雄洲爆发似地拍案而起，说：“共产党的天下，还治不了他们了！”

第二天他就找到城建总公司的总经理和他谈了这件事情，两人神情都很严肃。总经理听了之后，说：“... 这个情况很严重，如果我们不加以制止，不仅扰乱了市场的竞争秩序，也不可能保证工程的质量，那些与我们签了合同的建筑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此厄运，这还得了吗？”卓雄洲说：“所以我准备直接去找公安局通报情况，必要的时候向市领导汇报。”总经理也认为邪不压正，表示这件事他们要一管到底。卓雄洲得到了总经理的同意和支持，马上就要去处理这件事情。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去时，总经理说：“老卓啊，别忘了我们的对手在暗处，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安全。”

卓雄洲回到办公室不久，有一位农业信托公司的姓黄的人来找他，说有要紧的事和他商量。黄先生见了卓雄洲，说：“卓总，今天冒昧地打扰你，很不好意思，可我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...”卓雄洲说：“打扰是谈不上的，请问黄先生到底有什么事呢？”

黄先生说：“好吧，那我不绕弯子了，请问卓总，你认识一个叫董俊的人吗？”

卓雄洲有点奇怪，说：“认识啊，他是我在部队的战友。”

黄先生的眼睛一亮，说：“他真的是你的战友？那太好了！”

卓雄洲问：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黄先生说：“不瞒你说，出了大事！今年年初，董俊拖关系找到我，想拆借一部分资金，当时我们公司正好有一笔闲置的资金，我看董俊是个转业军人，就觉得他政治上可靠，加上他也是在大公司工作，他们提出的项目计划是修建一个纯净水厂，正是城市人的健康需要，前景被看好，我就把钱贷给他了...”

卓雄洲又问下去，知道了黄先生贷给董俊四百万块钱，说：“这个纯净水厂的项目计划我也看过...”

黄先生问道：“那你也贷给他钱了？”

卓雄洲说：“我拆借给他一百五十万。”

黄先生说：“那他还你了吗？”

卓雄洲说：“还没有。”

“问题就出在这里，我们公司最近要搞审计，董俊贷款的期限也到了，我给他打电话叫他还款，他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... 可是就在上个礼拜，他突然切断了一切与外界联系的方式，所有的电话都找不到他，我这就有点慌了...”

卓雄洲马上说：“这绝对不可能，你可能看电视剧看太多了...”说着很自信地回到办公桌前，打了董俊的手机，但每一次都被告诉董俊没有开机。卓雄洲也有点慌了，想起前段时间他还跟董俊一起吃过饭，他老婆在乡下，董俊最近新认识了一个女孩儿，心想说不定董俊正在醉生梦死呢！于是让黄先生和他一起到董俊家去找他。

但是当他们来到董俊的高级公寓里，却发现董俊早已人去楼空，房主老婆正在领着一对中年夫妇看房子，告诉他们说董俊上个月就退租了。

卓雄洲这才感觉到事情的确不妙了。

卓雄洲的烦心事接踵而至。

卓雄洲因为管强行转包的事情，在一个午夜，受到了一个名叫崔大河的人的威胁。而双扬的店也在不久之后被一帮来历不明的人砸得稀烂，所有的客人都吓跑了。双扬和汤师傅、偏脑壳等人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卓雄洲却说：“你们别乱猜了，我知道是谁干的。”可就在卓雄洲从吉庆街出来向自己的车走去的时候，走到马路的拐角处，突然从他的身后冲出几个黑衣人，把他按在他自己的车上。卓雄洲奋起反抗，但敌不过对方人多，被打晕在地上。同时，建筑工地上也来了一帮人，不由分说地殴打完工后扬长而去。

卓雄洲被一顿暴打后，头上缠着绷带，脸上手上都受了伤，躺在床上休养着，却又收到崔大河打来的电话：“这只是餐前小食，我劝你还是赶紧去跟公安局交涉，把反应的问题撤回自己公司内部解决... 否则的话，满汉全席还在后面呢...”

卓雄洲极其生气，说：“这绝对办不到，公安局解决不了的问题市里可以解决，市里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央可以解决，崔大河，我知道你是帮主，但是共产党不是绿林好汉，是不会让你得逞的！”

崔大河说：“好吧，那就走着瞧。”把电话挂断了。

卓雄洲伤刚刚好了一点就去上班了。总经理给他打来电话：“老卓啊，我刚才在楼下看见你的车，怎么这么快就来上班了？伤好利落了吗？”

卓雄洲说：“差不多了总经理，手上还有好多事呢，而且今天还要到公安局去开碰头会，这件事越拖对我们越不利。”

总经理说：“不行的话就上半天班，需要的话，再让保卫处给你派个人。”

卓雄洲说：“我想不用了吧，这些流氓地痞也是些外强中干的家伙。”打完电话，他收拾起桌上的文件放进公文包中，又看了看手表，起身走到门口。这时电话铃又响了。卓雄洲回头接起来，原来又是崔大河。崔大河说：“中午十二点，一个人开车过来，到市北郊废弃的游乐场，我跟你做一笔交易。”

卓雄洲说：“我不会去的，我跟你也没有什么交易可做。”

崔大河说：“你一定会过来的，来双扬在我手上，你不来我就撕票。”这时，电话里传来双扬挣扎的声音。卓雄洲一听，紧张起来：“崔大河！你不要胡来！！”崔大河恶狠狠地说：“你敢叫警察一起来，咱们就同归于尽。”说罢挂了电话。

卓雄洲匆匆地赶到废弃的游乐场，发现空无一人，大型的疯狂过山车、摩天轮等已斑驳生锈，一动不动地停在半空中。足球场大的一块空地，周围有一些修了半截子的娱乐设施。这时候两辆面包车从不同的方向驶来，停在他的对面，下来了不少人，双扬也被两个人架了下来，蒙着眼睛封着嘴。卓雄洲下了车，站在崔大河面前。崔大河说：“卓雄洲，交手下来，你也是条汉子，不是我有意为难你，我几十个哥们儿要吃，要穿，要住，全都离不开一个钱字，可你要断我的财路，其实就是断我的生路，你说我能不跟你急吗？”

卓雄洲说：“可你也断了我的生路，我问你，屋倒墙塌算谁的？我有几个脑袋负这个责？”

崔大河恨恨地说：“那我就管不着了，你们这种人，出了事换个单位还不是照样当官！我也不想在这儿跟你罗嗦，你答应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我就放了你的马子，如果你根本不在乎她，那我就认栽，按照我们的规矩处置她。”

卓雄洲看着挣扎着的双扬，厉声说：“你把她给放了，这不关她的事。”

崔大河说：“我知道不关她的事，可是你是当兵的出身，天生一个傻大胆儿，我不找你的相好，你会出来跟我谈判吗？”

卓雄洲说：“那好，你们把她给放了，我去给你们当人质，咱们接着谈条件。”

崔大河和身边的人商量后同意了。卓雄洲走了过去，被人押上了面包车，与此同时，双扬被人架上卓雄洲的奥迪车。几辆车都开走了。

双扬衣裳不整，头发凌乱，面色苍白地走进了老久久饭店。偏脑壳眼尖，在忙碌中看到了双扬，走了过来，问：“扬扬，你没事吧？”双扬对偏脑壳挥了挥手，说：“没事...”等偏脑壳不放心地离去后，惊魂未定的双扬神经质地拿起电话，拨通了110报警台的电话，但是她犹豫了片刻，什么也没有说，把电话挂上了。

卓雄洲被崔大河一帮人带到了一间市郊偏僻的农舍。整个气氛紧张而压抑。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上两旁，在低垂而昏暗的电灯下，崔大河和卓雄洲面对面坐着，崔的手下散站在四周。卓雄洲说：“... 崔大河，你听我说嘛，你要闯荡江湖，路多得是，用不着干这个，这是一条不归路，就算是我放过你，国家和政府也不会放过你，公安部现在还在打击黑恶势力... 你这么干是顶风作案你知不知道？”

崔大河一听，火冒三丈，拍着桌子瞪着眼睛说：“卓雄洲，老子叫你来不是让你来上课的！我看你是活得太舒坦了！”说着对手下说：“给他来一份贝母肘子。”



手下们一涌而上，卓雄洲本能地站起来，但小腹立刻被重重地踢了一脚。一阵巨痛让他抱着肚子弯下腰去，动弹不得。这时候三个大汉又用手臂向他的背部砸去。卓雄洲“咚”的一声倒下，不省人事。

崔大河把昏迷不醒的卓雄洲关进了放农具和杂物的仓库里。等到鼻青脸肿地睁开眼睛时，他跟貂踉跄地向有铁栏的窗口走去，看到外面是一片一片的农田，连个人影儿也没有。到夜里的时候，他又被带到农舍里。崔大河问他考虑得怎么样了，卓雄洲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你这么干是不会有有什么好下场的...”

崔大河气急败坏：“还他妈嘴硬，我告诉你卓雄洲，我是不会让你死的，你在社会上算一人物，你死了我就得去坐牢，可我能废了你，看咱们俩谁磨得过谁。”

卓雄洲只骂了一句：“人渣。”他这么强硬的态度注定会让这帮流氓痛下狠手，于是卓雄洲又一次地被打一顿好打。这次卓雄洲倒在地上，几乎死了。这把流氓们也吓住了，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。

到了医院，护士忙着给卓雄洲打针输液吸氧，医生查看了卓雄洲的眼底，问：“怎么伤得这么厉害？”崔大河的手下说：“他喝醉酒跟人打架，没轻没重的。”医生说：“他必须留院治疗...”另一个马上说：“不行，我们还有事呢。”

医生就说：“那就通知他家属来。”

崔大河的手下眼睛一瞪：“废什么话，把人救过来再说。”医生打量着两个打手的冷漠和不客气的态度，吓得不敢作声了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#### 第四节 “打算怎么办？”

尽管洪涛知道自己身体情况还是很坏，但是他也很清楚自己给双瑗造成了多么大的经济负担，于是提出了要出院。当双瑗给医生谈的时候，医生坚决反对，说出院是绝对不行的，并实话告诉双瑗，其实洪涛的病情一直在恶化，他最多只能活三个月了。这让双瑗很吃了一惊，问：“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？”医生只是摇头，告诉双瑗如果能用进口药，洪涛走的时候不会那么辛苦，因为肝病的晚期，疼痛是很难忍的。心软善良的双瑗说：“把能用的药都给他用上吧。”医生有点惊奇，问：“双瑗女士，说一句题外的话... 听说你跟洪涛分手的时候很不愉快，可是为什么你对他...”双瑗只是冷漠地说：“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？但凡有个人能把他接过去，我才不会管他的死活。”说着看着医生的眼睛，却又像是在问自己：“这个人，有吗？”

这个人的确没有，所以双瑗仍然不但要负担医药费用，还要继续照顾着洪涛。

就在卓雄洲被打到不得不送医院的这天晚上，双瑗正在同一家医院里照顾着洪涛。当她提着饭盒和脏衣服从洪涛的病房里出来，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医院入口大厅时，看到两个陌生男人架着卓雄洲正要出去。卓雄洲体力不支，但眼神如炬，也看到了双瑗，但两人对视只有一瞬间，双瑗还没反应过来，卓雄洲就被人架走了。双瑗跟在后面，见卓雄洲浑身是伤，越想越不对劲。她还没来得及上去问问，卓

雄洲已经被架上一辆面包车，车很快开走了。双瑗想了想，叫了一辆出租车，远远跟在后面。一直跟到农舍的附近。双瑗看到面包车停下来，卓雄洲被架了出来。等他们全进去了，双瑗才下了车，悄悄地向农舍走去，从窗外偷看着。

她看到卓雄洲坐在椅子上面容憔悴，崔大河恶狠狠地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这儿的菜单还多着呢，我要让你一道一道地尝！”

卓雄洲奄奄一息地说：“... 就是我放过你，国家和政府也不会放过你...”

崔大河大怒：“你他妈的还会不会说别的了？”说着扬手就给了卓雄洲一巴掌。看到这里，窗外的双瑗几乎叫出声来，赶紧向外跑去，一直跑到市郊公路旁边的小卖部，拿起公共电话，惊恐万状地拿起电话报了警。

警车很快就来了，没有费什么劲就把这帮流氓抓了起来，卓雄洲被送进了医院。双瑗得知情况之后，赶紧提着大包小包，手捧鲜花来到医院看望卓雄洲。可是她没有见到卓雄洲，连护士也不知道他上哪里去了，只知道他前一天晚上就不见了。

卓雄洲在医院里怎么能够呆得住呢？黑社会的人已经对付过来了，但董俊的事情却让他很心焦，所以他独自背着简单的行李乘火车来到日照市东港区的一个电焊厂，找到了董俊的哥哥董强。可是卓雄洲没能通过董强找到董俊，也没有得到关于董俊行踪的信息。因为很长一段时间董俊都没有给家里联系，就是打电话也只是报个平安，也不说人在哪儿。

卓雄洲又来到了山城重庆。他坐的公共汽车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公路坏了，卓雄洲拦到一辆拉货的车，来到一个小镇上的简易公寓楼。在这里他打听到了胡大勇可能是去了深圳，而且除了卓雄洲之外也没有别的人来找过他。

于是卓雄洲马不停蹄地赶到深圳，又从深圳来到广东。为了找到董俊真是辛苦异常，好在有一个他原来的战友用自己的车帮着他找。卓雄洲最后来到了励志山庄了解情况，因为董俊曾经在这里当过教官。

这一天正下着雨，他来到广东鹤山四堡水库。卓雄洲下了战友的车，刚要走进一排破旧的房子的时候，不知哪里窜出一只大狼狗，冲着卓雄洲狂吠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但是幸好大狼狗有铁链拴着，没能冲上来咬卓雄洲。这时一个身穿迷彩服，看上去很英武的女孩撑着花伞站在狗的旁边，看着卓雄洲说：“你找谁？”卓雄洲的风衣已经打湿了，说：“我能进去说吗？”

女孩让卓雄洲跟着她进了屋。女孩的房间很凌乱，卓雄洲看了看周围，问：“怎么山庄里面没有一点人气，像一座空城？”女孩说：“本来就是一座空城。”

卓雄洲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女孩说：“破产一年半了，法院查封了这里。”

卓雄洲问：“那你是...”

女孩说：“我是第12期的励志班的学员，后来留下来工作。目前是留守，看着这里的東西。”

卓雄洲问：“就你一个人？”

女孩说：“还有一个女孩，她去巡视了，还有那条狗。”

卓雄洲问：“不怕？”

“不怕。”

“励志班主要是学什么的？”

“野外生存训练，吃苦耐劳的训练，还有团队精神。”

卓雄洲问：“怎么会破产呢？”

“不知道... 管理混乱吧，还有上面的人老是吵嘴...”

卓雄洲和女孩来到励志山庄的好汉堂，看到诺大的房间里空空荡荡的，但似乎还可以感觉到当年学生在这里格斗时的吼叫声。卓雄洲问：“你知道有一个叫董俊的人吗？他曾经在这里当过教官...”

女孩说：“我当然知道，而且认识，董教官嘛，他原来是部队上的，身手不凡，他还教过我们这一期呢。”

卓雄洲问：“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”

“不到一年。”

“走了以后还回来过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知道他为什么离开吗？”

女孩笑了，说：“不知道...”

卓雄洲奇怪着女孩的笑，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女孩却只是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
卓雄洲没有找到什么关于董俊的线索，只好告辞。女孩把卓雄洲送了出去，卓雄洲上车之前谢了女孩。女孩却说：“我还要谢谢你呢。”卓雄洲问：“谢我什么？”女孩说：“憋在这里没人说话，只能跟狗说... 今天说了很多话，所以谢谢你。”

卓雄洲想起刚才女孩的笑，觉得有些蹊跷，说：“那你告诉我，你刚才笑什么？”

女孩想不起来了，说：“我一直都在笑啊...”

卓雄洲提醒说：“我说董教官为什么离开的时候...”

女孩这才想起来，说：“噢，... 他们说他是走是因为跟方教官争风吃醋...”

“方教官是谁？”

“是新加坡来的，原来是新加坡国家安全局‘飞虎队’的，是我们励志山庄第一大酷哥... 那才叫帅呆了呢...”

“他们为谁争风吃醋？”

“为我们老板，我们老板是菲律宾华人，又漂亮，又有钱。”

卓雄洲心里一动：“你们老板是女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娇美兰。”

尽管有了一些线索，但是卓雄洲还是没有能够找到董俊。

自从卓雄洲失踪以后，双扬怎么也得不到他的消息。她打电话到城建总公司去问，公司的人只说卓雄洲出差去了，不清楚上哪里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双扬打卓雄洲的手机，但回答始终是：“您拨的用户已关机，或超出服务区。”

双扬很是焦躁不安，这种未知的感觉让她的心一直悬吊档的。不知道卓雄洲什么时候会出现，甚至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出现。

这天白天，双扬正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，听到了敲门声。双扬没有理会，翻了个身，继续睡。敲门声又响起来，双扬不胜其烦，抓了个拖鞋扔到门上，大声叫道：“来双扬死了！！”可是敲门声没有停，双扬跳起来拉开门，正想大骂，却愣在门口了。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面前站的是风尘扑扑的卓雄洲，手上还提着行李。双扬扑上去抱住卓雄洲，哇的一下哭出来，边哭边说：“你跑哪儿去了？1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... 手机都打爆了...”

卓雄洲急忙进屋，把门关上，告诉了双扬所有的情况。双扬听了，说：“走之前也不跟我商量商量，你根本不可能找到董俊。”

卓雄洲说：“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我很了解他。”

双扬说：“可他也了解你，套用一句行话，就是他也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。”

卓雄洲看了双扬一眼。双扬问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卓雄洲还是不甘心，说：“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董俊。”

双扬担心地说：“可你万一找不到他呢？”

卓雄洲看着双扬，说：“那你的意思是...”

双扬说：“趁着还没有财务大检查，你赶紧跟领导汇报吧，反正也不是你拿了钱，最多是工作上的失误。”

卓雄洲摇着头，说：“你真是天真，我跟董俊是战友，谁会相信这是工作失误？一定认为我是监守自盗，跟董俊分了钱，然后让他跑掉……我怎么能说得清呢？”

双扬一听，也说不出话来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### 第五节 通缉令

疯子自从做了自由撰稿人之后，好像突然之间灵感迸发、思如泉涌一般，成天在自己的房间昏天黑地地写作。《稻草人》的创作让疯子如痴如醉，剩下的一切突然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。

双久自从被疯子抢白之后，心里一直过意不去：毕竟是疯子多次陪他度过难关。这天，双久找个借口来到了疯子屋里。疯子没理他，只是不停手地写着自己的稿子。双久坐在疯子床上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又吃了一天方便面吧，走，我请你吃宵夜。”

疯子头也不抬地拒绝了。

双久又没话找话：“我也希望你一天就把《稻草人》写出来，但这是不可能的……”

疯子突然冒出一句话：“白天你都害怕见到我，晚上我更是鬼了。”

双久说：“疯子，得饶人时且饶人。”

疯子只是白了他一眼。

双久看着疯子，笑了：“我算是知道白梦为什么喜欢你了。”

疯子说：“少胡说。”

双久认真地说：“女中豪杰，硬气。”

无论如何，双久对女孩子还是很有办法的，他成功地说服了疯子和他一起出去吃夜宵。在吉庆街里的大排挡上，两人津津有味地吃着小吃，从前的尴尬和不快烟消云散了。

《上帝之手》出版了，可是署名却只有白梦一个人的名字。书一出来就卖得很火，白梦名声大噪。

白梦在新华书店里签名售书，场面很是火爆，仪式也搞得有模有样，他的身后是巨大的海报，他本人也被鲜花和汽球簇拥。白梦装模作样地穿着对襟中式褂子，显得仙风道骨，面前是一摞一摞的新书。白梦签了一本又一本，得意和快乐地忙着。

这时候，他又签了一本，抬起头来一看，看到的却是双久。双久穿着一件白色

大汗衫，佯装不识地对白梦说：“白老师，我太崇拜你了，请签在我的衣服上吧，越大越好，便于收藏。”白梦下不来台，也只好装模作样地在双久胸口写了大大的白梦二字，引起所有人的注目和善意的微笑。双久转身离去时，白梦看清楚了，双久的背上两个巨大的黑字：剽窃！！

众人一看，一片哗然。白梦实在忍不住，把手中的书向双久砸去。

双久回来之后，把写字的大汗衫像旗一样地挂在墙上。疯子听说了双久的壮举，忍不住一个劲地笑。双久自己也觉得有意思，却对疯子说：“你还笑，要是我，就去告他！”疯子不笑了，说：“算了，打官司是很耗时间和精力，跟他这种人，犯不着。”

双久很是愤愤不平，说：“听说他赚了一大笔。”

疯子却很淡然，说：“那又怎么样？就算是赚昧心的钱，他也到此为止了。他不是江郎才尽，是根本就没有才华，他当写手，其实是误会了。”

双久感慨道：“真想不到什么交情啊，友谊啊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，还不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”

疯子突然问双久：“双久，你相信世界上有真情吗？”

双久看着疯子，反问：“你呢？”

疯子点点头：“我相信，不管我身边的人有多坏，我都会相信。”

双久说：“不瞒你说，我才不相信什么真情呢，但是我相信你。”

两人互望了一眼，但眼神又同时避开了。

疯子和双久走得越来越近，毕竟两人共同经历了这么多波折坎坷，相互之间的感情也渐渐深厚起来。

这天早晨，疯子正趴在电脑前熟睡，头天晚上她几乎是熬了个通宵。双久敲门进来，手里还提着外卖，说：“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买了热干面。”疯子接过他手中打包的面条，说：“你这么殷勤，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书啊？”

双久说：“当然是为了……你的身体了。”

疯子不在乎地说：“算了吧，你会关心我的身体？”说完也不再等什么，只是大口吃面。双久看着疯子豪爽的样子，不由欣赏起来，说：“你这个人，跟个男孩子似的。”疯子抬眼说：“你这是夸我吗？”

双久没有接下去，只是看看疯子的电脑，说：“昨天写了多少？”

疯子说：“一个字没写。”

双久惊道：“什么？”

疯子说：“你刚才还说最关心的是我的身体，就知道你口是心非。”

双久说：“虽然我性急了点，也发誓决不催你，可你也不能一个字也不写啊。”

疯子道：“你急什么？我又不是不想写，这不是没灵感吗？”

双久奇怪地说：“有灵感就不吃不睡，没灵感就这么耗着，你给我说说，这灵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”

疯子说：“能说出来的，那还叫什么灵感？”

双久为难地说：“那你怎么样才能有灵感？”

疯子说：“不想写作的事，把它彻底放一边，疯狂娱乐。”

双久把疯子带到娱乐场去玩，帮她放松，也帮她找点灵感。疯子玩起来也的确够疯的，尤其是在有双久这样会玩的人作陪之下。他们坐了疯狂过山车，刺激得哇哇大叫，又去坐冲浪船，从几乎是90度的坡度一泄而下，非常过瘾。

从在高空旋转的八爪鱼上下来时，双久头晕了，疯子扶着他，说：“你看你这个人多没用。”双久说：“这些娱乐设施太原始了，除了转，还是转，没劲！”疯子说：“刚才可是你非要上去啊。”双久笑了：“那你也不拉住我...”两人还没吵完，又继续玩开了。

这一天，两人都开心不已。

疯子找到了灵感，接下来写得很顺畅，不久便把《稻草人》写完了。但后面的事情还多着呢，关键是要想办法把它出出来。双久为此想尽办法，最后还是只有求助于双扬。双扬听到这事时，正在卖鸭脖子，吃惊得连手里的生意也不做了，叫了起来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崩溃吧你！”双久赶紧说：“你不要那么大反应好不好？”

双扬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不会有有什么好招，把房产证押给印刷厂？亏你想得出来！你知道我为祖屋的房产证，花了多大的牛劲儿吗？帮爸去拉工程，得罪了九妹，张所长到现在都是白吃白喝，我容易吗我...”说着突然有点心酸。

双久连连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不是卖祖屋，押在那儿，印刷厂才肯开机，等书变成了钱，我再把房产证还你嘛。”

双扬早已经不敢相信双久那做书的本事了，说：“那你的书要是变成了废纸呢？”

双久叫起来：“呸排排！！嘴巴别那么黑好不好？再说了，你把疯子吹得千好万好，现在又说她写的书会变成... 我告诉你，这书一定有销路。”

双扬说：“疯子是千好万好，可她又不像白梦似的，又是色情又是谋杀，她写的书能有销路吗？”双久连说：“你不懂，你不懂。”

双扬还是不肯松口：“我是不懂，我也还是那句话，书号的钱我出，那也不少啊！印刷费你自己想办法，叫我拿出房产证来，那是门儿也没有！”

双久拿出一贯奏效的伎俩，撒娇地叫道：“姐——”

可是这一次双扬可不买帐，说：“你叫我妈也没用。”

双久也无可奈何。

想到让双扬拿出祖屋来帮忙的人不止双久一个人。

卓雄洲也找到了双扬，说是审计已经开始了，他想来想去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首先想办法先把这个窟窿填上，然后继续找董俊。

双扬听了吃了一惊，因为这可不是一个小数：一百五十万，他卓雄洲哪来这么多钱。要是有这么多的钱他也不用来找双扬帮忙了，可是双扬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砸锅卖铁也只有三十万。卓雄洲说：“你不是还有祖屋吗？我找人抵押，可以抵押得高一点，我再找其他的朋友凑一凑...”

双扬愣住了，喃喃自语：“... 又是祖屋...”

卓雄洲开这个口也不容易，保证道：“双扬，你放心，我保证这房子不会真的让人收走。”

双扬恼怒道：“你保证？你还保证董俊绝不会背叛你呢！结果怎么样？他不只骗了你一个人的钱，还跑了... 我当时怎么跟你讲你都听不进去！... 现在你张口就叫我抵押祖屋，对你我不是舍不得，可你说这叫什么事？等于我把家底送给了董俊！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弟妹、多尔全都指着我呢，我真是穷破胆了...”

卓雄洲也实在没有办法，说：“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你总不能看着我进监狱吧。”

双扬说：“这钱不是你拿的，就绝不应该是你进监狱！”

卓雄洲说：“可谁会相信这钱不是我拿的？”

双扬说：“我去给你作证。”

卓雄洲见双扬在这事上还是那么天真，说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？以我们俩的情人关系，别人还可能怀疑你呢！”

双扬顿时语塞了，说：“... 明摆着这个钱是拿不回来了，卓雄洲，你叫我心里怎么平衡？我难道不想过好日子？我就这么爱卖鸭脖子？我不晓得要趁着年轻吃好穿好？我吃苦受累难道就是为了这个下场？”

卓雄洲也很过意不去，说：“双扬，我知道这次是我错了，你说我什么我都没话说！可是我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最清楚... 如果不是救命的事，我决不会开口求你做这么大的牺牲。”双扬的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，卓雄洲这个硬汉子也竟然无奈到乞求的地步了，叫了声：“双扬...”，把双扬叫得心里难受不已，有些手抖地点着一支烟，说：“你先走，叫我一个人好好想想...”

卓雄洲走后，双扬终于还是抗不住对他的感情：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卓雄洲的前途被毁甚至性命都有危险啊。双扬阴沉着脸到饭店里，用钥匙打开收款台下的小保险柜，却发现里面的钱一分没少，但是房产证不见了。双扬吃了一惊，想了想，又找了一遍，还是没有。双扬慌慌张张地回到家里，看见双久的房间亮着灯，一头



冲了进去。

里面双久正在跟疯子神吹着：“... 我这次办事办得漂亮，把我自己都给感动了！印刷厂乖乖地开机；校对我找了一个专干这一行的老人，让他把稿子拿回家当私活儿干；封面设计我找的是...”疯子问他印刷费是从哪里来的，双久却不肯说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双扬闯了进来，让双久和疯子都愣住了。双扬劈头盖脸地问：“双久，你看见我的房产证了吗？”双久说不话来。双扬急了：“你说呀，你看见没有？”双久横下一条心说：“我，我拿到印刷厂做抵押了...”疯子一听，也傻了。双扬问：“我锁在保险柜里，你怎么拿到的？”双久说：“你睡觉的时候，我偷了你的钥匙...”

双扬扬手就是一巴掌，打在双久的脸上，说：“你除了抽，你还学会偷了你！你知不知道我这本房产证是用来救命的！！你现在就去给我拿回来！”

双久捂着脸，说：“肯定拿不回来，我印的书已经开机了，我跟厂长签了合同。”

双扬看看双久，又看看疯子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疯子赶紧解释：“大姐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，如果我知道，我绝不会让他这样做的...”双扬听不下去，只是指着双久，声音都气得打颤：“一个你，一个来双瑗，我总有一天死在你们手里。”

双扬没有办法，只有到卓雄洲家里去告诉他房产证被双久拿去做了抵押。卓雄洲认定双扬是在找借口，他貌似平静地说：“... 果然跟我预感的一样，你不会把房产证交给我。”

双扬急了，说：“我刚才跟你说的都是真的，而且我明天就去银行取钱，把房产证赎回来...”卓雄洲完全不信双扬的话，说：“不用了，明天你还会编出一套故事，比如说找不到厂长什么的，双扬，我太了解你了，在你的心目中，钱永远第一重要！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你对我也是这样。”

双扬又是委屈又是难过，说：“卓雄洲，请你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！是你自己做错了事，我帮你还要听你这么伤人的话，你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？就算我觉得钱第一重要也没什么错，难道钱不重要吗？是你自己说的，没有这个钱就要去坐牢！”

卓雄洲心灰意冷地说：“我去坐牢是我自己的事，只是我终于看清了，你其实根本就没爱过我，无非是利用我罢了... 说到底，你跟我的妻子也没有什么不同，她出国时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，也曾流着眼泪信誓旦旦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女人其实都是一样的...”

双扬对卓雄洲的态度忍无可忍，说：“卓雄洲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！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，我不跟你吵，但事实会说明一切的。”说完之后，她黯然离去了。

卓雄洲一直站在窗前，看着楼下双扬的背影。不知为什么，他觉得这个女人就这样走出了他的生活。

但是双扬绝不是像卓雄洲想的那样，卓雄洲在她的心中很重要，比钱重要，比老屋也重要。第二天一早她就到银行取了钱，和双久疯子匆忙赶到印刷厂去想把房产证赎回来。但不巧的是他们被告之厂长出差去了，最快也要三天之后才能回来。

双扬顿时呆如木鸡。

卓雄洲看到审计的日子一天天逼近，而他实在没有办法弄到这么大一笔钱。他心急如焚，却又无计可施。

三天以后，双扬终于拿到了房产证，匆匆地赶到城建总公司时，已经晚了。卓雄洲办公室外的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人。双扬一步一步走了过去时，看到办案人员在办公室内查找证据、封存文件，一个个神色肃穆。双扬听到人们在议论着：“真看不出来卓总是这样一个人...”“听说是监守自盗，他和他一个哥们儿里应外合，还骗了其他公司的钱，一下子弄走了四千万呢。”“什么时候发现他跑了？”“昨晚就发现了，找了他一夜没找到，他也切断了一切与外界联络的方式...”“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...”

双扬面色苍白。她一步一步地走了回去，呆在自己的房间里，看着那已经不顶用的房产证，情绪极其低落。

城建总公司的总经理因为卓雄洲出了事也不好过，毕竟卓雄洲是他非常欣赏的人。他阴沉着脸，站在窗前吸烟。这时秘书进来说卓雄洲的老婆从机场打电话过来，问他为什么没去接她。总经理说：“那赶紧派人去接啊！”秘书问：“我已经叫办公室的人去接了。只是... 这件事...”总理想了想，说：“还是如实地告诉她吧，这种事是瞒不住的。”

一夜之间，卓雄洲成了董俊的同案犯，上了通缉令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  
下一节 回目录

## 第六节 是喜是悲

卓雄洲因为没有得到房产证的帮助成为了通缉犯，而双久却因为用房产证作抵押而使《稻草人》顺利地面世了。在双久的书店里，门口贴着新书《稻草人》的大海报，写着“每一个流浪在都市的年轻人都能够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”书贩来进书的很踊跃，这个要二十本，那个要五十本，也有人骑着三轮要二百本的。双久和他的合作人满头是汗地发书、收钱、记帐。总之，《稻草人》一问世就得到了好评，书卖得很是不错。

双久卖书挣了不少的钱，他和疯子都知道卓雄洲的事情了，因为这几乎成了市里最大的新闻。他们来到了双扬的房间里，看到双扬精神不振地坐在窗前吸烟。双久和疯子低着头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双久把手里的一摞钱放在梳妆台上，低声说：“姐，这是欠你的钱。”

双扬看都不看地嗯了一声。

双久踌躇着问：“... 卓雄洲他有消息吗？”

双扬还是抽着烟，一言不发。

双久安慰道：“姐，你别难过了，报纸上登了... 他们两个人一共贪污4000万

呢，咱们这几间破房子救不了他的命...”

双扬突然爆发似的吼起来：“你给我滚！滚！！”

双久从来没见过他姐发这么大的脾气，愣在那里动不了，疯子拉了拉双久的衣袖，两人走了。

双久对双扬满怀着歉意，心里也不好受，可是《稻草人》的成功之大，却不能不让他兴奋不已。疯子倒是宠辱不惊，开始了她新的创作。

晚上的时候，疯子正在房间里写作，状态不错。双久门都不敲地跑了进来，坐在疯子身边，高兴不已地说：“你简直想像不出来，我们这本书卖得有多火。”疯子不理他，仍在写着。双久说：“我跟你说的话你听到没有？整整一天，我收钱都收到手软...”说着一个大字倒在疯子床上，臭美地说：“... 如果钱多得花不完怎么办？”

疯子笑了：“你放心吧，你永远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烦恼。”

《稻草人》火起来了，马上有人要把它搬上银幕。

这天，在一家宾馆的会议厅里召开了“长篇电视连续剧《稻草人》开机仪式暨新闻发布会”。会场热闹非凡，台上除了长桌和话筒，还有许多花篮，天幕上还有年轻演员的巨幅招贴。台下或坐或站的有许多记者，还有很多大炮照相机。

双久坐在一隅，显得十分无聊。随着一阵掌声响起，导演带着大队人马进入会场，闪光灯亮成一片。就座之后，导演就介绍坐在一旁的疯子：“首先我要隆重推出的是我们这个剧本的编剧也是原小说的作者疯子，她是名符其实的才女，剧本本身给了我们很大的创作空间...”疯子向众人点头示意，许多记者为她拍照。双久在台下一直看着疯子，竟有一种陌生的感觉，第一次发现疯子身上有一种迷人的光彩。

从发布会现场出来，双久和疯子到了一家酒吧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。

双久问：“假如有很多钱从天而降，你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？”

疯子想了想，说：“买一套大房子，把我的爸爸妈妈接过来一块住...”

双久不屑，说：“这也不算什么梦想吧？”

疯子说：“对我来说，就是梦想。那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”双久刚想说话，白梦拿着啤酒杯从另外一张桌子走过来，说：“见到你们这对黄金拍挡还真不容易呢... 疯子，当红炸子鸡的滋味还真不错吧，别忘了我可是你的启蒙老师...”

疯子反问白梦：“你知道什么叫无耻吗？”

白梦很没有风度，说：“疯子，作为前辈我奉劝你一句，不要人一红，脸就变，在这个圈子里其实不好混。”

双久提防地说：“白梦，你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白梦说：“对抖抖，你提醒得抖，双久，你不是悬赏一个字一块钱，给疯子征集吹捧她的文章吗？这件事我乐意干。”

双久说：“我是向评论界征集文章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白梦说：“我了解疯子啊，我可以把她吹得神乎其神。”

双久不屑地说：“你的水平我也不是不知道，你还是歇菜吧，该干嘛干嘛去。”

白梦站起来，话中有话：“好吧，双久，我可是先礼后兵。”说完走了。白梦一走，疯子就火了，说：“谁叫你去干这种下三滥的事？”双久却说：“我干什么了我？”

疯子义正辞严道：“用钱去悬赏什么吹捧文章，你觉得你现在有钱了是吧？你觉得有钱就能为所欲为了是吧？你干这种事跟白梦有什么区别？我还以为你比他正直呢，想不到你跟他是一路货色！”

双久急了：“你怎么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了？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好！”

疯子还是不领情，说：“你别看现在什么事都需要炒作，但最终还是要靠实力取胜。你这么做，谁还会相信我有实力？无非是靠钱捧出来的，我又不是歌星影星，就是歌星影星最后成功的也还是那些实力派。我到底算什么？你这不是让我的作家梦落空吗？”说完愤然离去，弄得双久不知如何是好。

疯子直冲回房间怒气未平，愣了好半天神，才提起笔来，在灯下给父母写了一封信：

“爸，妈，你们好！很久没给你们写信了，最近一段时间，必须抓紧完成《稻草人》的电视剧本，所以没空给你们写信，请原谅。

“爸爸看了《稻草人》的书，提了很多详细的意见，我在电视剧里都进行了调整，特别是爸把我在小说里用错的词和字，每一处都圈出来进行了更正，这使我很感动，也深信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们是最关心和爱护我的人。”

“妈，为什么当你在爱一个人的同时，也会对他的某些举动失望？这到底是因为什么？这也让我怀疑爱情到底是什么... 为什么当初他做了那么多的错事，我都能原谅他，帮助他，并且至今无怨无悔，可是今天的一件小事，就让我对他产生深深的失望... 难道爱情真的只是靠冲动和无知来维系的吗？”...

白梦曾经是双久和疯子的好朋友，也曾经为双久遭人算计而想办法帮助双久，可是一旦他觉得自己受了骗，在感情上的嫉妒和外界物质引诱双重作用下，白梦和他的两个朋友彻底撕破了脸皮。

这天，双久正在书店门市部高高兴兴地卖着《稻草人》，疯子走了进来，一脸怒气地看着他。双久见她这副样子，站了起来，问：“又怎么了？”

疯子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把报纸甩在他的面前就走了。双久打开报纸，看到报纸上登着疯子的照片，一眼就看到一篇文章的黑体字标题：《知情人爆出内幕，疯子走红大揭秘》，里面写道：“... 这是一个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包装上市的年代，所谓的文学新秀，也不过是一个字一元钱捧出来的书商的情人小蜜，那么一个与她

的名字相仿的女孩一夜成名也就不足为奇了... 作为疯子的启蒙老师，我知道她出生在一个小县城里，父母亲都是清贫的教师，不可能给她带来任何美好生活的幻想，所以她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入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可见这个女孩子的心气不一般，说她有野心，敢于钻营也不过份... ”双久看到这里，忍无可忍，扔了报纸，怒火万丈地冲出去，直本白梦的住处，但是白梦不在家。

这时的白梦正在一家豪华餐馆和一群新闻记者吃饭。白梦春风得意，说：“媒体的饭我是一定要吃的，不敢得罪你们呀...” 一个记者吹捧说：“白老师，我看了你的《上帝之手》，也看了疯子的《稻草人》，发现她的写作风格跟你一脉相承，看来你真不愧是她的启蒙老师...” 白梦假做好人：“过奖过奖，疯子本来还是有一点才华的，但是年轻人嘛，急功近利也是可以理解的。”另一记者说：“白老师，听说疯子走红以后，许多文学青年都希望跟随你走上文学之路，而你感兴趣的大多是文学女青年...” 大家都笑了。白梦说：“这很正常嘛，现在谁说你喜欢异性那就是夸你，说你喜欢同性那才是骂你呢！”大家又笑了。

正在这时候，双久冲进了餐馆，直奔白梦而来，抓起白梦的衣领，上去就是一拳。在场的人全傻了。白梦给打急了，吼道：“你还打我？我们俩到底谁该打谁？”

说着也给了双久一拳。两人对打起来，餐桌上的酒瓶、菜盘被撞到地上。

终于收了场，双久回到了家，进了疯子的房间，把疯子吓了一跳，因为双久的一只眼睛都被打青了。疯子知道是怎么回事后，一边用纱布轻轻擦他额头的伤口，一边说：“我只是想叫你吸取教训，以后做事长点脑子，又没让你去打他...” 双久不吭气。疯子又给双久上药贴胶布，说：“这件事越搞越庸俗...”

双久还是没有说话，突然之间，他冲动地抱住了疯子，说：“都是我不好！疯子，我对不起你...” 疯子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双久继续说：“... 一路上我都不明白，我为什么这么冲动，这么恨白梦... 现在我知道了，其实... 其实我早已经爱上了你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欺侮你...” 说着紧紧抱着疯子。

疯子的眼睛也湿润了，不知道是喜还是悲，心里很是复杂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